

某天，「黑暗」不見了，於是「光明」開始尋找「黑暗」……

打太極拳の女孩

茵卡·巴瑞 Inka Parei◎著

楊超良◎譯

Die
Schattenboxerin



I 516.4
Δ8

打太極拳的女孩

Die
Schattenboxerin



茵卡·巴瑞 (Inka Parei) ©著

楊超良©譯

新雨出版社

I 516.4
68

打太極拳的女孩

作者／茵卡·巴瑞 (Inka Parei)

譯者／楊超良

企劃・編輯／徐衍珮

設計・編排／56 Mawbey House

發行人／王永福

主編／王紹庭

出版者／新雨出版社

地址／台北縣三重市重安街102號8F

電話／(02)2978-9528

傳真電話／(02)2978-9518

郵撥帳號／11954996 新雨出版社

出版登記／局版台業字第4063號

出版日期／2002年7月初版

定價／200元



◎劃撥金額1000元(含)以上者，郵資免費。

◎訂購金額1000元以下者，若訂購一本請外加郵資40元，訂購二本以上，請外加60元

◎本書如有缺頁、誤裝，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 © by Inka Parei

Compiled by SCHOFFLING & Co. Publishers, Frankfurt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2 by New Rain Publishing Co.

All Rights Reserved.

序

這兒是柏林，請進。

／鄭華娟

如 果你是讀德國新作家作品的常客，你一定知道《打太極拳的女孩》，是典型的柏林小說(Berlinroman)。也就是說，又一位觀察細膩的寫作者，將所看見的柏林生活寫了出來。如果你從未讀過所謂的柏林小說，那麼這個故事，會是你閱讀此類文本一個很好的開始。

什麼是「柏林生活」？或許你會問。其實這

作者為小說中的兩位女性角色取名為明明（光明）和蔭蔭（黑暗），意有所指。但是女主角明明的心境卻是抑鬱灰暗，在她慢慢從強暴的陰影中恢復時，她的活動空間與觀看方式同時也在自我設限。在這種創痛情境下的柏林，更顯得壓抑黑暗，流洩著夜的色彩。讀者見到明明在這棟公寓裡的一些鄰居，一對男同性戀者，一位印度教派的修女，一群酗酒的失業者，地下室無人照料的老太太，以及住在她對面，和她共用廁所，卻瞭解得最少的女鄰居蔭蔭。對看來身無分文的明明來說，這些柏林東城的住戶似乎成為她的唯一選擇，一群在某種意義上的社會邊緣人士。她的名字帶有光明意義，但這個象徵在整部小說中卻成為一種反諷，而她自己也陷入這種孤絕疏離中，難以自拔。有趣的是，名為蔭蔭（黑暗）的女鄰居在結束時出現，原來她是前去尋找新的居所而離開自己的住處幾天，明明幾天來的猜疑豁然開朗，而她也下定決心要脫離自己現有的生活。小說最後，她準備問蔭蔭是否需要一個室友。在這蔭蔭反而成為一個助力，一個光明的願景。

故事，才靜悄悄地開始。

書裡有很多對比的隱喻，比如主角名叫Hell（明亮），而住在她正對門的一個女鄰居，叫Dunkel（黑暗）；這位女鄰居有天失蹤了，於是展開了「明亮」尋找「黑暗」的情節。還有她原本想上街買肉餅，卻無端捲入柏林每年五月一日遊民與警察對峙的暴動，她在飢餓中被人群及鎮暴警察推擠追趕，只好極力奔跑，跑回柏林圍牆以前東德的地方，避開亂哄哄的市區，舊的邊境處有截被移開的鐵軌，那兒雜草叢生，讓她想起幼時不自由卻安定的生活。（我接到中譯稿時，剛好是五月二日，電視上正報導著柏林與遊民的衝突，讓我感覺身臨其境。）

書名真的與內容有關，故事裡的女主角沒事會給德國警察來個迴旋踢。還常常講「三十六計」的道理；這部份讀起來挺有趣。與作者修過漢學不無關連。這也正是這個故事特別吸引人的地方，尤其是像我們這樣的東方讀者。

(Inka Parei) 的《打太極拳的女孩》則有如小品，並未耙梳出都會世界中的繁雜關係。然而，她筆下的柏林依然流露出陰鬱灰濛的色彩，讓人想到空曠的荒原。

兩德在一九九〇年統一後，柏林亦在不久之後重新取代波昂，成為首都。這個事件不僅影響德國社會甚遽，在文學創作上，亦如注入活水。這時的文學市場相對起來，顯得活絡無比，德語小說創作，在兩德統一之後，可謂百花齊放，老牌作家依然創作不懈，但令人矚目的，卻是新秀作家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競相爭鳴，而且多半成績不俗（這同時指作品本身及市場反應），令人訝異。德語文學界及國外文學研究人士都已注意到這種現象，認為德語文學正進入一個新的時代。而柏林在這文學盛事中，也未缺席，以柏林為主或圍繞柏林的小說紛紛出爐，《打太極拳的女孩》正是其中的翹楚。

柏林自從十八世紀普魯士崛起後，直到二次世界大戰，一直是舉足輕重的政治與文化中心，城市發展一直未曾停歇，在當時已成為世界重要的都會。二戰之後，兩德分裂，東西柏

導讀

柏林——城市新荒原

／劉興華（波昂大學歷史學博士生）

德

語文學中的柏林一直給人一種疏離的味道。二十世紀中兩部重要的柏林小說，都柏林（Alfred Döblin）的《柏林亞歷山大廣場》和凱瑟（Martin Kessel）的《布萊雪先生的失敗》分別以一位出獄的男子和一名在柏林媒體集團任職的上班族，呈現出二、三〇年代柏林這座大都會的龐大及冷酷。相形之下，茵卡·巴瑞

《打太極拳的女孩》在整個文字的節奏上不會讓人讀起來有打太極拳的感覺。如果你正想多瞭解一點柏林，這本書不錯。

這兒就是柏林，請進。

林的對立亦未減緩這個城市的實際發展，甚至在冷戰時期，還成為全球的矚目焦點。兩德統一，德國政府挹注大量資金繼續開發柏林，並翻修各種老式建築，國際資金也同時流入，使得柏林隱隱然成為歐盟的新地標。茵卡·巴瑞這本柏林小說卻在這個政治經濟看好的主軸外，呈現出柏林的破敗風貌。

小說主角明明，一名抽煙斗的女子，並未名正言順地住在一棟老舊的出租公寓中。這棟猶太人公寓原本曾經輝煌過，但隨著納粹的滅猶行動，這棟公寓便一路毀朽下來，甚至在東德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也未獲重視翻修。一九八九年，正當德國統一運動如火如荼時，女主角住進這個柏林東端的老公寓，脫離了她在西端「充滿危險，輕率馬虎」的生活。然而，在一次示威活動中，她遭到一名流浪漢強暴，生活頓時陷入困境。這棟逐漸腐朽的大宅子成了她最後的避難所，在她的最後一位女鄰居無故消失後，陪伴她的便只剩下像鼠婦、蟑螂和小老鼠等動物，以及樓前那張在她作夢時會彎身打量她的發霉沙發。

正是柏林小說想訴說的東西。千奇百怪的柏林生活，尤其是柏林圍牆倒塌兩德統一後的柏林，是由那麼多不同階層所組成的大城市，她形成的面貌是處處共存著貧富懸殊、整齊髒亂、秩序井然又雜亂無章。我們能看見的大多是媒體上光鮮的新柏林，也就是一般德國人所瞭解的，驕傲的，有規劃的，控制得宜的傳統「德式生活」，當然還包括這古老首都中新投資的商業區，揮金如土，夜夜笙歌的浮華世界。

而柏林小說中的描寫，才是大部份真正柏林小老百姓過著的日子。

《打太極拳女孩》的作者茵卡·巴瑞(Inka Parei)功力高強，書一開始便去蕪存菁，毫不囉嗦地用「我」這個主述者來形容她所處的環境，那是個就連街上的狗拉出的狗屎，都是吃了「便宜狗食罐頭的顏色」的那種住宅區。她身無分文，常常又餓又冷，住在一個只有流浪漢偷住的舊公寓中，可是當有一天，公寓爛到只剩她一個人的時候，這棟危樓中的精彩懸疑

這部小說過去與現在的場景相互交錯出現，逐漸呈現出女主角明明今日心路歷程的軌跡。小說也融入一種詭譎的氣氛，抽絲剝繭地揭露明明這個富有正義，卻鬱悶苦澀的女子心境。作者安排了蔭蔭的前男友和明明展開一段類似偵探的調查活動，找到了這個銀行搶匪的親身父親。她也安排這名男子的朋友成為她幾年來的夢魘——她的強暴者，並隨著這兩位朋友的會面，明明再度面對過去的痛楚。但這時候，她已在一位中國女子的教導下，學得一身功夫，這個學習過程也是她的心靈重建過程。儘管她在見到強暴自己的那個男人時，落荒而逃，但她同時也決定走出過去的陰霾。茵卡·巴瑞曲折的小說結構，將一名女子簡單的經歷和整個柏林及德國社會的結構變化綰合在一起。柏林在兩德統一之後，面臨著許多除舊佈新之局。小說中的猶太老公寓也面臨翻修，在這得過且過的明明終於被迫離開，另尋新機，似乎在冥冥中暗示著德國走出過去的陰霾，邁向新局。

1.

她是我的鄰居。幾年以來，我們住在同一層樓。有時，我們會不約而同將笨重的鑰匙插進十九世紀末就已經存在的大門。接著，我就消失在我這邊的樓道中，又長又窄，寬不到一公尺，像個甬道，壁紙是黃色的麻布。而她消失在她那邊的樓道，樓板的顏色甚至還是四十年前漆上去的，清一色的棕色，光澤黯淡，難看得要死，還難以去掉，看上去就像吃了廉價罐頭的牧羊犬在鋪路石上留下的糞便。

這座位於列寧大街的猶太出租公寓，在歷

史上也曾顯赫過，這一週以來，我和她二位碩果僅存的住戶的側樓這邊，卻變得悄無聲息。側樓的房間是典型的柏林風格，陰暗少光，形狀像個被切掉一角的正方形，房間有三面牆，怎麼燒暖氣都暖和不起來，而廁所位於樓梯間。

入冬以來，剩下的幾戶房客都搬出去了，大半搬到親戚家附近的某個地方，搬到有中央暖氣和垃圾通道的新式建築中，在城郊的馬倉區或黑勒村區。最後走的，是位窩在半地下室、無人照料的老太太。二十年來，她一直拒絕離開她的住處，老人家半盲，腿上總纏著花布。十一月初時，她被送進了老人院。

我現在敢肯定，這棟樓裡只有我一個人。這幾天，只有我自己在用我們的抽水馬桶，我的鄰居已經不在了。聽不到鑰匙的嘩啦聲，聽不到咳嗽聲，也聽不到陌生的腳步聲。偶爾，一陣風會捲起院門，撞進院子。除此之外，便悄無聲息，靜得像塊石頭，只有我的腳步聲，在樓梯入口破碎的磁磚上迴響。

我把外套的衣領高高豎起，扛著幾個塑膠袋走進院子。

我拿著一根長鐵鉤，想把上一週的垃圾清走。自從夏天，垃圾清潔工最後一次出現在這，拉走了舊鐵桶後，清垃圾便需要特殊工具，矯捷的身手也不能低估。最好是在接近中午時分，那時候，隔壁那些上班人士才不會帶著厭惡的表情，從窗戶裡瞪著你看。

這裡鐵絲網做的籬笆牆，是重新引進私有財產制後，在分隔兩邊產權的矮牆腳上拉起來的。我小心翼翼地將鐵桿推過一個手掌大的洞，讓鉤子嵌住垃圾箱的塑膠把手，然後把鐵桿末端往下壓，打開垃圾箱蓋。接著，我必須迅速將綑綁好的淺綠色袋子高高拋出去，讓它們準確地落到鐵絲網的另一邊，最好是掉進垃圾箱中，不然至少也要落在附近。

我花了好幾分鐘把袋子拋過圍籬，調整著它們落下的位置。接著我轉過身，抓起我身後裝著回收瓶的袋子。突然間，我看到了一張告示牌子。

這張告示牌子昨天還不在。

牌子拴在滿佈塗鴉，被潮濕的煤球袋子覆蓋住的灰色牆面上。一張嶄新的告示牌子，屬於一家建築公司，名字和住址框在一個藍色雙

排屋的商標下。

我靠著圍籬，閉上眼睛，呼吸著冬天潮濕的空氣，想像這面牆是空的。但當我重新張開眼睛時，這張告示牌子仍然在那。

當其他的建築物一棟接著一棟在清理整頓時，這棟快坍塌的房子畢竟不會被忘掉的。我也不可能像這樣沒有租約，沒有在住房管理處登記過，便在這裡窩上一輩子，這是早就可以預料得到的。但為什麼偏偏在這個時候，最後一位名正言順的住戶還消失了？這位叫作蔭蔭的女子，我樓道對面的住戶，和我一起使用室外廁所的伙伴？為什麼偏偏這個時候，她讓我單獨一個人留在這裡。過去幾年，她從來沒有離開過一大段日子，連一、兩天都沒有過。

我看著她慢吞吞地沿著樓梯上來，手臂向前伸著，高高拎著購物袋。她是個小心謹慎，或許十分戀家的人。她從來沒有訪客，我根本不記得她的門鈴曾經響過。她有些小小的怪癖，像把繫著鞋帶的黑色靴子擱在腳墊旁，鞋尖朝外，一直擱在左邊，右邊是垃圾桶（我自己剛好相反）。當晚上八、九點，不再出門後，她便把安全栓鏈和門鎖重重地鎖上。有時

候，她會把門稍稍打開，然後再大聲關上，像在確定夜的感覺不會從陰冷的樓梯間滲透進來。

對她，我不用花太多腦筋，就可以看出她的生活圈子，只限於她三十五平方公尺，漏風，卻幾乎不收租金的房間裡，再加上公共樓梯、我們羅森塔廣場附近的街道及一些市區。她就這樣離開，倒是讓我不知所措。

還有，這幾天以來，我被些夜間動物包圍著，像鼠婦、蟑螂和小老鼠，牠們和我一起爭著居住權。而不久前，我還犯了個錯，跑去探勘那無人居住的前樓。現在，我晚上做夢時，一樓那發霉的乳白色沙發，便會彎身打量我，嗅著那件掛在二樓窗架上髒得變硬了的FDJ襯衫。襯衫和我頸部的皮膚長在一起，無法脫下，說老實話，我受不了了。

融化的雪水，從屋簷排水管陡直向下的部分滴落到我頭髮上，沿著我的耳背流淌到脖子。我抬頭，看著最高的樓層。蔭蔭廚房窗戶旁的蕨類植物渴了一個禮拜，葉尖部分已轉成草黃色。我踮起腳尖看著。為什麼她不求我至少幫她澆澆花呢？透過油膩膩的窗玻璃，我模